

徐志摩曾说“庭院是一片静，看当头月好”，一种恬静安谧，如春日小溪，在心头潺潺流淌。

从前的院子四角见方，小巧玲珑；内砌花台，蜂飞蝶舞；秋晨微霜，夏夜星月；其间把盏品茗赏月，每每进入“心凝形释，与万物冥合”的诗化境界。

院里有一口井，木桶撞击井壁，声音空洞久远。或有数丛芭蕉、几茎瘦竹，叶影疏疏，空翠湿人衣。小院内，茅檐低小，有耄耋老者和垂髫少年，就着桑木桌斗蟋蟀、下象棋、糊纸鸢，如入北宋范宽的画境。

有一年游乌镇，踏入一家小院落，墙体斑驳，木质枯朽，鱼鳞细瓦，老气横秋。但草木氤氲，笑语嫣然，有几级石阶伸进河里，便觉水色淋漓，神清气爽。

黄昏时，躺在竹椅上，细品张潮的《幽梦影》，凝望西天云影，冥想过往时光，任发思古之幽情。于庭院中，体味“窗竹影摇书案上，野泉声入砚池中”的风雅和“午晴睡起小窗幽，人事闲来对茗瓯”的闲适，走进这片静谧，颇有冲破名缰利锁、世间尘滓后的酣畅淋漓、通达快慰。

祖母坐在板凳上纺纱、结网。夕光濡染下，似一尊古希腊的雕像，令人生起“人冉冉而行暮”的悲凉。纺车镌刻着沧桑往事的疼痛和甜蜜。石碾沉默寡言，躲在寂寥岁月里，透过厚重的尘埃，折射着生命的灼灼华光。祖母如一头缄默的水牛，反刍着过往的苦难和清贫。

邻居月香嫂扭着杨柳腰，送来一蓝鲜嫩的水红菱。祖母随即给人家送去一碗清炒螺蛳。淡青色的炊烟，扭动成一幅荡人心魄的水墨画。

小院内，栀子盛开，芳香浓郁，扑人衣袂，二胡曲一样绵软、凄婉。墙根处的旧罐里栽着香葱和朝天辣，炖蛋或煮鱼时，随手一掐，即是上好的佐料。菜蔬们色彩清新水灵，如一阙阙婉约的词小令。农具挂在檐口，无声地昭示着稼穡艰难。屋顶上，有瓦松在轻风中摇曳，有瓦上生雨烟的意境。

秋天的小院，有一种苍凉的气息，如美人迟暮，阳光略显憔悴。小院是一册线装书，流淌着古意。倚在梧桐树下，看秋水清澈澄爽，如江南丝绸，柔曼轻盈。蹲在草堆上的夕阳，似浑圆的西红柿，诱人伸手摘了吃。秋风掠过，树叶蝶般翩跹起舞，地上洒满忧伤的往事。

空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、莲藕的芬芳，还有棉花那带着苦涩甜津的气息。小院里的那份亲切、那份温馨，静静地弥漫开来，笛声一样悠远。

暮色里，农人荷锄而归的谈笑声、晚羊咩生声隐约传来，陈年旧事般，一种温暖的亲情萦绕阡际。让人走进王维的渭川田家。一幅怡然自乐的晚归图。

坐在小院内，有时喇叭里传来《庭院深深》的主题曲：“留不住旧时的回忆，多少年的漂泊，多少年的相思……庭院深深深几许”歌声哀婉，令人鼻酸。

从前的小院是一只巨大的敞口器皿，盛满月光和清风。柿子树如清简的素描，秋风是镜匣里的牛角小梳。小院平添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“中庭月色正清明，无数杨花过无影”的诗情画意。

周密《唐多令》“丝雨织莺梭。浮轻点翠荷。燕风轻、听夜虫和”。在清和的院子里，听夜虫的鸣唱如埙似弦，任浓浓的乡愁汨汨流淌。如每一棵向往着腰的苦楝树，吮吸着乡村的精髓，浑身长满善良和悲悯的叶片。

荒木惟拍了拍陈山的肩，露出很淡的笑容，说，你和见她之间，还有五次电话的距离。

又说，我亲自来接你，你最好对我客气点。

陈山就不再说话。他抬起头看着十六铺码头的天空，那天的阳光明亮得一场糊涂，客船在阳光下发出一阵令人眩晕的不太真实的光辉。热闹的人群和蒸腾的水汽，让陈山觉得这个画面显得不太真实，仿佛走进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。

拾捌

在梅花堂荒木惟的办公室里，陈山终于听到了陈夏的声音。陈夏说，小哥哥。陈山手中的话筒里灌满了风的气息，仿佛陈夏那边是一个对面的春天。遥远，而又像是近在眼前。陈山问陈夏在哪儿，陈夏在电话那边沉默了片刻说，我不好同你讲的。小哥哥，你等我。

除此外，陈山从话筒里传来的声音中捕捉不到任何信息。

陈夏说，你在荒木先生的办公室里。

你怎么知道？

我听到了鱼缸里水的声音。荒木先生喜欢养鱼。

史海钩沉

王铎的前半生，绝对是一个学霸。

少年王铎在书法上表现出了极高的天分。他12岁开始临王羲之的《圣教序》帖，3年后，便达到了字字逼真的程度。

此后，王铎又在考试中顺风顺水：乡试，高中；殿试，名列三甲，赐同进士出身；考入翰林院，成为庶吉士。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，他与倪元璐、黄道周一起，被称作大明王朝的“三棵树”。

王铎的一路晋升，过程固然艰辛，但足够励志。

明朝晚期，是风雨飘摇、山河不稳的时代，同时也是沧海横流、吐故纳新的时代。此时的王铎初涉政坛，踌躇满志。他数次弹劾兵部尚书杨嗣昌，反对议和，甘愿承受“廷杖”；时局动荡，他规谏崇祯，不要加派剿饷给百姓。然而，王铎的耿直，换来的却是仕途上的失意。

在乞归省亲的漂泊中，王铎又经受了人生的各种不幸：父母病故，妻子马氏病故，妹妹死于战乱，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先后死于战乱……

此时的王铎，可谓贫困潦倒、孤苦无依。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擦干眼泪，等待时机。

时机说来就来了。不久，王铎被任命为南明朝廷的东阁大学士。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王铎宵衣旰

五百年 来无此君

✦ 王 剑

食，“奖护忠直，疏解禁锢，侃侃有以自处”。

不过，他的努力，并没有为福王带来福祉，却使南明王朝走到了尽头。

公元1645年的一个上午，一场大雨骤然而降，弥漫了残枝摇曳的南京城。随着风雨而来的，还有马蹄踏踏的清兵。

洪武门外，南明王朝的首席大臣王铎率众跪倒在泥路旁，听着一队队的清兵从眼前走过，许久不敢抬起头来。

国破家亡，对王铎而言，要么选择死，要么选择生。但从他跪迎求生的这一刻起，他人生的下半场，注定要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
王铎因为身欠一死，以往所有的惨淡经营便都毁于一旦。王铎胡须浓密，绰号“王胡子”。一天，一群“爱国青年”和吃瓜群众，看不惯他的“苟活”，一拥而上，重点是拔他的胡子。可怜一个美髯公，落得个“须发尽落”。

“人生六十不得意，胸中包藏五斗虫。负日凌云还自嗤，鼎鼎匡时心已碎。”愧疚感与负罪感裹挟而下，彻底改变了王铎生命中的最后几年。

他开始自虐，常常赤着脚，穿着脏衣服，生病了也不吃药。喝酒，唱曲儿，玩女人，“宵旦不分，悲欢间作”以此来消解内心的悲恸与绝望。有趣的

是，王铎过去对纵情声色极为反感，认为这是忘却国耻的行径。

一天，内心苦闷的王铎，一口气草书了十首唐诗。长卷末端，他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吾书学之四十年，颇有所从来。不知者则谓为张旭、怀素野道，吾不服，不服，不服！”

“不服”，是说书法，也是说他的命运。王铎胸中多年积压的焦灼、郁闷、不平 and 绝望，在这三个“不服”中，像火山一样喷发了！

顺治九年，王铎在双槐树病逝。或许是心存预感，他立下遗嘱：用布素殓，塋上无得封树。

正如他之所料，100年后，乾隆皇帝以“率先投顺，游陟列卿，大节有亏，实不齿于人类”为由，把王铎削去谥号，扣上了“贰臣”的帽子。

王铎一向很在意别人的评价。他是奔着当三好学生、国之栋梁的目的去求官的。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竟有一天他会成为“贰臣”。命运，和他开了一个很残酷的玩笑。

王铎大节有亏，政治生命有着太多的不堪，但是，我们能不能撇开这些，给他的书法一个公允的评价呢？

王铎的书法，一生吃着“二王”。无论是伟岸豪迈的大楷阁书，高古朴厚的小楷书，还是飞腾跳跃的行草书，都是冠绝古今的精品。

江山易帜、苟延残喘毁了王铎，

新书架 □

《耳语》探寻生活和心灵的真相

✦ 八月天

《耳语》是我省女作家叶灵继散文集《流淌在指尖的幸福》《秦淮水骨》之后的又一部新作。该书内容题材丰富，风格手法多样，文字清丽厚重。作者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呈现的历史文化图景，不但诠释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，同时也拓展了当代女性知性散文创作的领域。叶灵的散文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，有对历史和时间的深度思考。在十余年的散文创作生涯中，她探寻生活和心灵的真相，关注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，传递个人生命的体验与对生命和自然所发生的温暖，有着强烈的质感和痛感，直指人心和人性。叶灵是近年来在全国文坛非常活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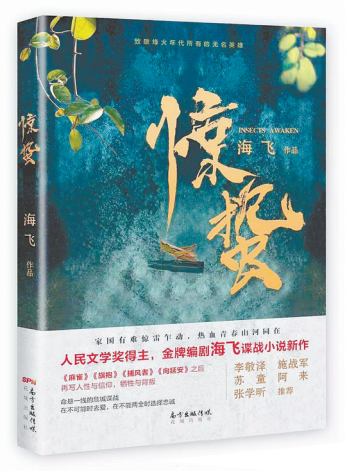
的女散文家，作品不断在《山花》《湖南文学》《黄河文学》《延安文学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发表、选载，并有多篇作品被收入各种权威选本。曾获河南省第二届杜甫文学奖、首届延安文学奖、中国西部散文排行榜等全国奖项。著名评论家、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、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弘对叶灵的散文给予高度评价：“有了女性的细腻，叶灵的散文自然而然就有了一份水灵，因而清新隽永；有了对历史文化的认知和思考，其散文又多了一份知性的力量 and 文化的厚重。因为有‘我’的介入，因为能置身其中，叙事就有了温度，感情就来得真切，体悟就来得深刻，文章自然有了别样的境界。”

学会接受不完美的另一半。谁都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年轻、漂亮、能干、聪明、多金、忠诚，可是绝大多数人都难如愿。因为这个要求过于完美，只能在影视、小说里找到，现实生活中把所有的美都聚集到一个人身上，几无可能。另外，反躬自问，如果你想有“小乔初嫁了”的艳福，自己要有“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”的风采吗？

学会接受不完美的人生。人生总是目标很大，收获很小；想的很多，做到很少；计划很高，落实很低，结果是人到老年后，回首平生，遗憾多多，与完美相去甚远。这个结局也许不那么美妙，但也要坦然接受，因为路是自己走的，树是自己栽的，只要尽力了，就可引用一句老话聊以自慰：“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我心”。

人生就是一个发现缺陷然后去弥补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才会体现出人生价值与意义。因而，追求完美但又接受不完美，正视缺憾但又 not 抱残守缺，脚踏实地但又胸怀抱负，有所作为又有所不为，这样的人，即便不是完美的，也会是充实饱满丰富多彩的。

连载



像是一只 在洞口探头探脑的青蛙。他叼住烟，慢吞吞地吸着，陈山转身离去了，走出几步路后，陈金旺的声音突然从后面跟了上来，他说，哈哈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弄堂口的李阿大吧。阿大，我想吃你摊上的生煎。

陈山的鼻子突然就酸了，他看到弄堂里的一盏路灯亮了起

来。黑夜正式来临了。

陈山居然在弄堂的拐角撞见了哥哥陈河的身影。陈河脚边是一只皮箱，不远处弄堂口的电话亭边上，停着一辆福特轿车。陈河就盯着陌生而熟悉的陈河看。陈河穿了一件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很有派头的样子。后来陈山笑了一下说，真没想到，原来你还活着。

陈河说，我来看看爸爸。

陈山一拳挥了过去，重重地打在陈河的鼻梁上。陈河的鼻血随即挂了下来，但是他没有用手去擦，而是笑了，说，你打我一拳好的，我心里会好过一些。

陈山说，有家不回，你怎么对得起老东西。

陈河说，我写信讲，我们学校搬到了昆明……

陈山说，你就是搬到了太阳上，你也就是陈金旺的儿子。

那天唐曼晴从福特车上下来，她叼着一根细长的烟，穿着一身紫色丝绒布旗袍，脖子上挂着一根狐狸皮围巾。她迈着细碎而从容的步子走过来，看上去那只狐狸就在她的肩上一耸一耸的。唐曼晴走到陈山面前，挡在了陈山

和陈河的中间，用一双丹凤眼盯着陈山看。陈山笑了，他伸出手去小心地替唐曼晴捉去狐狸皮上的一根头发，然后说，你怎么把自己的皮圈到脖子上了。

唐曼晴掏出一盒火柴亮着了烟。她竟然是没有打火机的。她挥了挥手中的火柴，将那团小火焰给扑灭丁。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她就那样吐出一口烟来，双手环抱着自己，逼视着陈山。

陈河说，曼晴！

唐曼晴仍然没有说话。陈山却说了，你怎么勾搭上这个婊子的，她欠我两根肋骨。

唐曼晴喷出的烟雾，在弄堂的路灯底下升腾了很久，长时间的没有散去。这让陈山有一种生活在仙境的错觉。最后唐曼晴把烟蒂在墙上撒灭了，那些细小的火光星星点点地往地上掉。唐曼晴一把捉住了陈河的手腕，只说了一个字：走！

唐曼晴拉着陈河的手腕匆匆离开。婊子，陈山一边骂，他的肋骨也不由自主地疼痛了一下。他觉得他在唐曼晴面前没有一点力气。他更喜欢荒木惟。



夏日（国画）程龙

绿城杂俎 □

也说工作留痕

✦ 高玉成

最近，关于工作留痕的问题，颇有一些讨论。支持者认为，工作留痕是一种量化管理方式，有记录为证，用数据说话，公平公正，一目了然，便于检查考核。反对者认为，工作留痕机械教条，形式多于内容，是典型的形式主义，还举例说，一些扶贫干部到了村里，忙着GPS定位、手机APP签到、到贫困户家合影上传，却顾不上开展工作，解决实际问题，非形式主义而何？

我倒认为，两种意见如果 not 走极端都是对的，如果走极端就都是错的。凡事，总是会留下痕迹的，学习做笔记、工作记日志、年初定计划、年底报总结等，都是正常的工作需要，自然而然留下的痕迹；循着这些痕迹检查工作，也无可厚非。但是，如果有人为了检查考核方便，偷懒省事，只以工作痕迹为标准评价工作，就是走极端了。如果有人从中发现了窍门，不干事实，专以留痕为目的应付检查考核，同样是走极端了。拿手机定位签到来说，如果只重考勤，不及其余，或者出工不出力，出力不出活，就是走极端，就是形式主义。

管理与被管理是一对矛盾。用形式主义管理，被管理者就会以形式主义应对。因此，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工作留痕本身，而是如何防止正常工作变成形式主义。我个人认为，整治形式主义顽疾，上下必须一起吃药、一起治病，并且主要是上面。上面好大喜功，下面就报喜不报忧；上面不深入实际，下面就敷衍了事；上面偷懒省事，下面就虚报瞒报。总之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之，必仿效之！仍以手机定位签到为例，如果上面不仅关注工作痕迹，还对工作内容、工作成效认真核查，下面谁敢把工作留痕作为追求目标？如果上面不只是考勤人员的到位情况，还对到任后的工作表现、工作效果跟踪了解，下面谁敢出工不出力、出力不出活？

但是，这些都不还是问题的关键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：真正的工作留痕不是留在纸面上、报表中，而是留在群众的心目中、记忆中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数据再好看，总结再到位，都不如到群众中去，问一问群众的感受、大家的反映。如果事隔多年，群众都还在受益、还在感念，这样的留痕就值得肯定、值得称赞。如果自己吹得云迷雾地，群众却没有感觉、没有反应，甚至反感，这样的留痕无论再多、再完美，也不过是废纸一堆，不值一提。

把人民拥护不拥护、赞成不赞成、高兴不高兴、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，这才是关键！

拾玖

在同仁医院，梁医生告诉陈山和张离，陈金旺的头部受过一次重伤，并且昏迷了至少三天以上。现在他的记忆是缺失的，就像是被人挖走了一样。陈山就知道，在他们三兄弟相继离开上海的日脚里，父亲一定遭遇过什么。在他每天长时间的昏睡中，甚至削弱了对儿女们的记忆。陈山在一个有些凉意的下着小雨的清晨接父亲从同仁医院出院，在宝珠弄堂口的李阿大生煎摊，他请父亲吃了一回生煎。潮湿的风一阵阵吹来，陈山突然觉得父亲畏畏缩缩的像极了一个小孩。他坐在雨棚底下，紧张地四下观望看，又紧张地盯着生煎，生怕那些生煎被陈山偷吃掉了。

为陈山接风的舞会安排在米高梅，陈山告诉张离，台上那个搔首弄姿的就是米高梅最红的歌舞红星唐曼晴，一个十足的女汉奸。每次阴雨天或者是看到这个婊子的时候，陈山的肋骨就会隐隐作痛。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麻田显然对唐曼晴的歌声很陶醉，从他眯成一条缝的鳄鱼眼里，陈山看到了一个日本老男人高涨的欲望。